

翰苑新書

第卅八冊

續集卷四之五

給合類

翰苑類

史掖類

臺諫類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四

續集

給舍類

附 翰苑類  
史掖類

上鄭給事

王臞軒

諾仕京畿為碧油幢之下吏主盟寒暖有青瑣闥之正人  
共薦墨之未乾今師門之孔迹倉皇告至俯伏投誠竊以  
貴賤之分固珠氣分之投亦寡君乘車我戴笠命實不猶  
子鼓瑟王好竽物難苟合悠悠古道汨汨頰波或已隔面  
於紫陌之春誰肯動心於緋袍之舊焉有如夕郎之貴顯  
尚猶記暮子之姓名同心皆四海之人獨私春顧十年無  
一枝之信不責踈狂吹噓已送於上天植立且期於異日  
歲云莫矣訝瓜戍之來遲予曰望之見鄉人而輒問俯念  
梁園之後至曲為材館之先容如許殷勤實難勝荷伏念  
某晚竊一第繼罹百憂頭顱如許而心自憐髀肉已消而



名未立豈不汲汲於仕胡為遲遲其行蓋回思捧檄之時  
哺烏望絕况未有應門之嗣紙犢情鍾加之聚糧之難重  
以負薪之疾何其久也止或尼之駕馬頗困於脩程今方  
稅駕去燕來尋於舊壘好為捲簾茲蓋伏遇某官古大臣  
之盛心新天子之舊李黃扉丹地凜杜公封駁之詞廣廈  
細旃負范相溫純之氣結知密勿跬步登庸乃力遜於軒  
墀真大耐於官職久負儒者給事中之望行展魁然真宰  
衍子孫某是以不願出於他門惟亟投於大造一力成就  
三生遭逢桃李無言所望先華而後實松筠有節誓當老  
壯以窮堅

賀董給事正除

鄭雪巖

恭審誕敷宸札真拜夕郎善計天下察紀綱莫切銀臺之  
清要以強本朝進奠雋首召金城之老成化新於王春開

泰之初道復於世運亨屯之日善類相慶斯文愈尊共惟侍  
講修史給事矩堂先生肅括而躬融剛方而正直士皆明  
經術寧無徇飾吏之虛文公深探道原獨持為立心之實  
地投之繁劇而不擾處之危險而不辭志伊尹之志知無  
不為樂顏子之樂靜有自得身兼全於數器口不絕於四  
書夷狄聞令公之名京師迎司馬之至上良厭脂韋之習  
官莫難嗾古之司張文定之封還詔書何待制之繳回勅  
旨去古未遠此風不多漁竭澤誰實使之孤依城未如何  
已俗流垢翫殆非一日風裁糾正可無若人助八柄之馭  
群臣陳三德而建皇極元祐范忠宣之入輔乾道梁文靖  
之登庸皆由此官罔俾專美思貫日豈以名位而多人  
論足回天所冀福威之惟辟李力所獨到者國脉其庶幾  
乎某假守近畿欣逢盛事此時塗勅不避共推真宰相之  
風當世積弊欲言將趣天章閣之對得諸公論非曰私祈



賀許給事

洪平齋

共審疇績辰猷躋榮夕拜歲豨豹尾方看翠駕之常從突  
兀龍頭又喜黃扉之身到名昭於日歡動如雷共惟某官  
北斗星樞西州雲錦追兩都之作見相如司馬廷之善鳴  
負三代之英與閔大散宜生而爭烈論事則義形於色臨  
機則膽大如身夷狄為之革心華夷得以增氣自宜補天  
子之衮胡為着侍臣之冠揭精鑑以題材重細韁而勸李  
言無不售道匪虛行進居管轄之司坐振紀綱之治若李  
藩之批還制勅與魏相之白去副對大其官未幾而相此  
事寂寞之久矣我公慷慨以當之聊屈盈黃重門下駁違  
之寄便應進熟中書造命之權某搶頭爐鞴之中刮背絲  
綸之下圖南無路自甘從控地之飛窮北欲春當大費回  
天之力既深閭澤尤切歸投

賀陳給事

周平園

疏恩西掖進位東臺由天子諫諍之臣居門下封駁之任  
昔補闕拾遺之義世所講聞今揚敕還詔之風士方聳聽  
言責無替師虞允諧切以肇自 祖朝作新官制黃門首  
冠後省事專出納之司青瑣故號夕郎職典樞機之地煥  
身章之貴飾昭從橐之輝光詔令施行許稽參其利病人  
才進退可坑論其正邪議論或異則宰輔不敢專旨意所  
否則制命得以格此 裕陵董正之深意為神孫經遠之  
貽謀非時真儒不在盛選雖任重而職大亦爵高而憂深  
共惟某官秉德溫恭執心夷粹李精純而閑肆吮六藝之  
芳腴文雅健而雄深接兩都之步武蚤膺眷簡備歷清華  
嫵媚若魏元成得七人之大意博瞻如韋處厚振五季之  
流風惟志合而道同故諫行而言聽民生蒙膏澤之潤國  
本賴元氣之強徊翔侍從之班湮養公台之器况張公之  
論事易以回天而山甫之永懷妙於補衮行頒制綽趣秉



政機亟爰立而處中副具瞻於端右某少而多病衰不待  
年意氣已頽李問幾落念五年之去國方万里以入夷感  
太行之雲飛長途將毋憐西山之日薄回首驚心伏惟一  
面特達之知豈無今日寅緣之望倘借吹噓之力俾逃瘴  
癘之鄉庶因錫類之恩少解知年之懼願稍從於內徒曾  
何望於裏言願平生為君子之儒豈以窮通而易此使流  
俗知國士之報更觀夷險之何如

賀侍講劉給事

洪平齋

共審妙簡彤宸峻躋青瑣李藩有宰相器獨推論駁之公  
留侯為帝者師更整緝熙之益出命惟允賀聲相高共惟  
某官端重而疏明溫純而閎裕文以氣勝滔滔乎長江大  
河道與時行昭昭然青天白日負海宇之碩望立朝廷之  
要津諫則必行剛亦不吐盡洗頃時仗下馬之習復見前  
輩殿上虎之風進殫禁路之論思坐管選曹之銓綜方塞

華於飛翠已借重於畫黃經濟之才有所試矣塗歸之任  
何以假為爰專給省之司仍勸經筵之讀中書造令而門  
下審覆以振起於朝綱崇政進說而迎英討論以開明於  
聖李吾君立於无過之地今日有此太平之基搖玉珮之  
珩璜入批敕尾被袞衣之黼黻趣立班頭某閑決無庸知  
憐最久緬想辰猷之告聳聞久拜之真晝日承恩已喜粉  
榆之改觀春風轉律自期桃李之成陰贊抃惟深秣摩罔  
既

賀鄒中書

黃雲溪

申頌鳳詔趣占鰲頭西掖掄材榮哉一佛之出世東朝輔  
德賢於四人之從游虛負以須近比所罕竊惟中書造命  
之地與夫元良諭道之官必深厚訓辭足以助風雷之鼓  
舞端方行誼足以正朝廷之起居非簡厥修曷兼茲選今  
得當世揮翰之妙手曾是曩時執經之舊人肆疏疊組之



榮大愜垂紳之論某官名推寡二識造函三操履無瑕如  
大玉夷王之粹文章有舛若黃鍾應鍾之和識者嘆其有  
前輩之風望而知其為遠到之器蚤游蓬館徧歷筭班不  
於群枉以少卑乃向急流而勇退竹符斂惠聊為八境之  
遊英蕩觀風旋佩六條之寄稽其所至昭哉可書公心雖  
無中外之殊輿議則有淹翔之恨屬庶政更張之日正羣  
髦列布之時匪伊璇魁尚淹玉節綠綈方底四輩載馳紫  
微青宮一朝並命上聖虚心於當宁群公企足於脩門將  
大任斯在此行矣名垂青史要流千載之清分身到黃扉  
復見一時之寄偉某頃以客見頗蒙心期嘉其御袖之文  
真知音報者以褒衮之寵若敵已然觀古人待士之勤蓋今  
日如公者少粵去師門之遠可堪客路之難奉世悠人若  
為道合壯懷炯々端向誰開歛聆命召以來歸殆且喜深  
而欲舞敢馳尺牘試問大鈞進遽伯玉而退子事已聆盛

事舍皇甫湜而取居易敢有妄心但俟南衙之正朝願留  
東閣以觀士倦倦有禱縷縷奚殫

賀中書曾禮侍

洪平齋

共審晉貳春官仍躋內史紫荷挈處光搖萬玉之班紅藥  
翻時風動五花之判有國所重斯文之榮共惟某官晁董  
声名伊臯事業得三光五嶽未分之氣務養其源讀八索  
九丘以來之書莫窮所學自出入東北之萬里即周旋左  
右之兩蟠澹若無營安於平進天子期以壯行之未文國  
人恨其大用之猶遲方聞批敕尾之風又見還詞頭之奉  
新人文之制作妙儲德之調誤况紫薇閣下之黃昏正瑞  
柳庭前之春色命自天而三錫材與地以雙清詔下山東  
人自投兵而太息礼行長樂士無擊枉以分挈少重禁途  
即登沙路某夙依霄蔭聳揖冰銜身到鳳凰池喜動十年  
之詠志在麒麟閣願扶万世之功



賀莊少卿除中書

李梅亭

優詔上卿正班內史北門視草謂當進李士之班西掖拜  
真聊復示舍人之樣斯文增氣有識傾心某官蓄李醇明  
揆材鉅麗沈浸醲郁蓋下逮於莊騷雅健雄深無足多之  
崔蔡盡兼兩制已四三年號令鼓舞風雷亦云多矣獻納  
司存雨露莫若專之濃薰班馬之香高振綺園之翼有偉  
用儒之效會當秉國之鈞某傲守魚鳥阻陪燕雀碧梧幕  
府幸稍安雪外之城紅藥主人倘或念天涯之客

賀黃秘監除中書舍人

楊誠齋

中宸渙號內史升賢三神在海上之山久勤攝領一佛出  
人間之世遂見真除綸綍有光紳綉胥慶某官材猷膚碩  
李術醇深探周情孔思之微淵源千載發宋艷班香之秘  
膾炙四方親結龍宸之知聿新鳳閣之樣辭達而已矣要  
必見聖人之情才難不其然蓋欲極天下之選得君為重

緯國以文好對紫微草尺書而招贊普却登黃閣提一筆  
以福蒼生某聳聽除音阻陪賀厦千門柳色誰怜芻狗之  
陳人萬里草堂遙想槐龍之新影

賀聶舍人

子述

真西山

恭審龍墀疏渥螭陛陞華記乘輿言動之微有嚴載筆察  
臺省事幾之要兼賴本綱成命一頌權声四決伏惟某官  
崑鳳上瑞注驥名流李探古今百聖之傳智料天地萬物  
之變粵登宰旅久贊王明善化翕然更張威令為之振肅  
果被凝旒之眷晉膺汗簡之司君奉必書風采采增於柱  
下朕志先定姓名已覆於甌中某聳聽除音幾欲舞手屬  
阻將輸之寄莫與息趨敬修固陋之辭用伸燕賀

賀余大卿除中書兼右司除戶侍尹京

李梅亭

帝重詞臣公遷閣老裁縫雲霧便應拜李士之真鼓舞雷  
風更盡展舍人之樣紫微炳煥黃道開明某官忠肅而惠



和博習而修潔清姿秀骨下獨鶴於人間厚德長材載六  
教龜於海上心醉六經之釀郁目營四海之溺飢文人多不  
護文細行易虧於大德宰士固習為宰遠圖或奪於近功  
惟公超然過人遠矣彌綸兩省標表九卿久兼內史之贊  
書茲正中書之三字推天子之義範曰制以聖人之情見  
乎辭扶山東之癘憲漢恩而忍死回河朔之悍存唐祚於  
幾亡一札可復於隗囂尺書足招於贊普不但取九制一  
揮之敏亦非專四駢六儷之工俾萬姓咸曰大哉則一字  
不容易也衣冠盛事夙尊八葉之科翰墨大勳詎止五花  
之判既敷華而緯國行迪哲以爽邦文章於道未為尊風  
斯在下矣富貴乃吾所自有時來則為之某頃侍同朝且  
依鄰壁韓非老子又嘗共傳公叔大夫詎望同升范叔一  
寒哀之命也不哀之命也杜陵十著可以言歟未可以言  
歟聞恥納溝亦嘗推轂上界足官府斷不希雞犬之仙散

人拜江湖願徑入魚蝦之侶

### 翰苑類

賀樓內翰

陳寶忠

乎號龍庭躋榮螯禁天子不見賈誼久勞宣室之思內相  
今得敬輿再覩與元之詔儒宗吐氣士類伸眉某官道派  
義皇李源周孔筆端精爽噓元氣以翕三光曾次冲融渾  
大虛而涵萬象昔居銓部已邇政途推不辱於權臣以敗  
吾園乃笑扶於壽母早出都門心同野水之清閑声撼半  
天之霹靂蓋狐狸腥臊之際始傷去鳳之孤騫惟鷹鷂刀  
俎之餘如識冥鴻之高蹈十年一坐萬事皆還吾何辱以  
何榮彼自成而自毀爰推舊德首昇新除七寶牀中不覓  
踵謫僊之榮遇八埒道上豈徒揜李士之前聞要令天下  
悉誦於堯言且使山東皆泣於漢制矧惟今日不似往年



推流民凋俗之荒涼正期勞來推走卒征夫之憔悴亦合  
拊存上以宣前旒總攬之公下以示左社懷柔之政悉資  
翰墨以發光榮坐收汗竹之奇勛立迓登槐之偉業某服  
膺茲久引脰深空漢半世之讀書未許片時之覲德茲  
聆命綍倍躍心旌賢哲攀龍已集周家之大老治平有象  
倚觀漢室之中興

賀高內翰

黃竹坡

簡自上心榮陞內相張皇我武偃秦一之靈旗崇大訓詞  
逼翰林之華蓋籤郵所暨慶抃推均共惟某官神韻孤高  
道襟冲邃極禮樂文章之選真言語侍從之臣弥綸特盛  
於三朝制作獨高於一世踐敷之盛事特緒餘車馬所陳  
士歆稽古宜龍光之煥寵屬鰲禁以搗詞要令海寓之氓  
傾聽山東之詔雖日取制誥方深思王某之文然用作益  
梅想已兆傳岩之夢躋登賢業穩上亨衢某伏讀邸書敬  
伸頌語恨坐拘於符竹阻面慶於門墻歌大業而頌浯溪  
擅當今之文學草尺書而招贊普繼前輩以風流

賀程內翰

方秋崖

中朝爭號內相得賢天秩有經上星辰之峻絕人文作誥  
宣雲漢之昭回置郵星馳寰宇風動洪惟翰長正自元豐  
不兼他官獨秉鴻筆爰有坡公之大手即逢 哲廟之初  
元俟對東門拜 太皇之嘉勞讀文清夜稱 先帝之遺  
恩然由李士而文昌者見謂平遷唯自文昌而李士者必  
膺大用言念久虛之擢以待非常之才必爾雅足以追三  
代之風正大足以竦群方之聽有公輔器為帝王師仰推  
某官產龍溪作牧之邦得野處代言之躰淵源有自探易  
道之精微典重其辭沂 國初而該洽召從膺使選至侍  
臣蓋 寧皇留遺於聖明故宗伯又司於貢奉而况尊親  
長樂發策天安欲修綍儀端藉英藻以成繼志述事以兆



經躰贊元肆因累年內外之命書俾如今日深嚴之正座  
如劉瑒承擇一今日之旨如段公託不離內庭之榮未遽  
遐遺寧采菲不嫌下躰乾旋坤轉幸陶一氣之周流風震  
雨凌長託萬間之廣大

賀黃尚書除內翰

洪平齋

冠班憲部演誥鑿坡丹筆參平舊識珮聲之鳴玉宋木引  
對新催燭影之搖金綸綉一傳簪紳胥抃共惟某官名高  
晁董器重臯夔文章為一代所宗獨全三光五岳之氣李  
問自六經而出不數諸子百家之書蚤儀持橐之班好簡  
凝旒之眷深得已重物輕之理坐觀彼消此長之機謂國  
命紛紛豈不欲櫻冠而救而世情落落曾未若善刃而藏  
忽逢天日之明復見岫雲之出訪書禹穴弭節蓬萊雖士  
夫望季子之來歸而父老愛魯侯之燕喜趣正爽鳩之位  
仍趨金馬之庐花暖步碑柳迷歸院妙寫坦明之制還追

渾噩之風得禁中頗牧於方來置柱後惠文於不用遡紫  
霄而直上方枕斗魁指黃閣以夷登即成霖雨某久迷鵠  
眼遠睇鰲頭扶杖往觀相與聽後元之詔令如茅斯拔願  
言作慶曆之歌詩

賀洪內翰兼吏書

周平園

進儀內相仍長中臺夕對金蓮結絲絢而承聖問晨趨玉  
笋曳革履而領從官自非兼孔氏之四科安得被賀公之  
兩命切以翰林迫華蓋素號禁嚴文昌映紫微是司喉舌  
自昔法天而分職于今弄印以掄材繫國名儒膺時遴選  
既兼官之俱相宜上象之交輝某官李富家傳材優天授  
徧觀流畧豈徒窮九丘八索之淵源洞察幾年固已熟五  
狄六戎之利害早振平臺之響即符宣室之思譽滿朝端  
璧是鳳凰芝草以為美瑞才周世用非如儒生李士之有  
偏長三入脩門九遷華貫帝王之制坦然明白浸揚聞於



西垣道德之威成乎安強亦宣勞於右府式疇久次宜昇  
殊遷自丞郎而入北門考院規而無保由佐貳而升太宰  
即選部以有光一時傳陸贄之詔書多士賴山公之啓事  
矧如先正久暴大忠半世龍庭猶握尚書之節決旬之禁  
莫真李士之除幸天定者亦能勝人故善積者必有餘慶  
是聞賢胄來踐世官繼處內廷踵贊皇之盛事並經常伯  
掩謝氏之前聞行由供奉之班入造疑丞之列某雖登門  
之日晚辱解榻之意濃賚闕求官方愧旅進於馬牛之走  
扼姦伸滯遽聞便文於鴈鷺之行曾未叙於感悰會來陪  
於賀客道古今而譽盛德非以為諛褻章服而揖上官是  
云藉手

賀林直院

王臞軒

楓陛疏榮槐廳進直絲綸獨掌更無它李士之除簪紱一  
新咸賀老先生之遇繼是有詔居然即直切以詞命之出

於禁林輕重實關於國體矧當多事屢驚夜響之鈴絲豈  
比平時卧看日移於墀影慰撫河址則大手筆可無於德  
裕調發關西則凡號令宜付之遜能起詔草若湧泉惟陸  
相始當於機務發德音如時雨必章公乃福於生人求如  
在昔之前脩庶可當上之遴選本世所望非公其誰共推  
某官李力與天相融声名無地可着筆有活法珠走於盤  
而不出於盤派接古文冰生於水而尤寒於水凡名山大  
川之偉觀與浮屠老子之靚居皆藻飾以雄詞盡膾炙於  
衆口帝謂琳琅散落至煩雷電之取將孰如琬琰編摩要  
與日星而爭耀乃放天旨寵畀冰銜吏部二百年之文已  
歸中禁瀛州十八士之選皆避一頭比者演西鄙之恩言  
下中原之捷布脫略駢儷表裏詩書孤鳳凰條爾一鳴頓  
驚衆聽飛龍馬為之增氣矧在班行佇看正閣老之名旋  
即陟台司之位某李蹊晚出連幕遠遊自聞渙號之放實



倍等倫之喜乘槎無便遙瞻仙領之浮鼈賀厦有心願附  
玉堂之喜鵲

賀直院陳兵侍

洪平齋

共審雍時歸班變坡陟序壯猷經武定堂下之孫吳妙略  
緯文得禁中之頗牧榮哉稽古展也逢時共惟某官德靜  
而莊李醇以博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驟詞垣  
天地風雨八方之陣諸儒為之折址斯世得其指南捷上  
蓬萊徑排閭闔寧違而時徇義不屈道以信身一辭莫留  
百參奚益玉鎖掣而麒麟出亦既許年瓊簫奏而鳳凰來  
正在此日疇民庸於海嶠趣玉觀於京華密勿論思雍容  
縲直佩荷囊之新渥尋蓮炬之舊遊以精神駟五兵之材  
燒號令鼓萬物之氣莫測韜鈴之深祕但聞盤詰之嚴明  
白玉堂前梅報春風之信紫宸殿裏槐移晝日之陰某塵  
壒埋頭冰條照眼喜際戢察之盛復窺灑噩之遺藜杖相  
呼其聽山東之詔琇瑩在望第賡淇奧之詩恣意歸依無  
辭敷叙

賀顏中書除直院

林克齋

瞻華蓋紫垣之象森若麗天誦玉堂青鎖之文照然揭日  
此豈無心於門宇固嘗驥首於閭閻迷途分隔於青冥枯  
卉自偏於和氣帝城遼絕不敢寄魚鴻之書詔墨便蕃無  
由伸燕雀之賀茲僭馳於尺牘輒首贊於寸誠某官名聲  
重於朝廷言語妙于天下摘髭異級冠億萬之生徒振翮  
亨衢際半千之休運璧水聽晨招之誨青藜觀夜照之書  
共期鳳沼於十年俄息天池於六月趣上江圻之節來陪  
宣室之螭錦窠復擅於望即玉鏤尤高於少列惟禁林之  
寓直異時多屬於邇聯而詞掖之陞華故事類由於承攝  
有若蜚英而騰茂是宜超授以真除綰黃麻紫誥之榮俱  
優兩制紉金匱石室之蘊襲作一經奉天下能事乃獨兼



而施之凡在廷諸公莫有出其右者衆心所屬大用可期  
天路肇開接武賢閔之相地靈夙著增光盛事之圖某貌  
是驚庸偶同臭味以初心之向慕方拭目於清明短翅棲  
遲知鷓鴣之有量神丹點化倘雞犬之同升

## 。史掖類

賀黃左史

洪平齋

共審騎省疇庸螭坳振武立雷霆之下屢聞劇之以責難  
司雨露之邊更許直前而論士維新厥命不失其言共惟  
某官瑞應魁衡聲摩奎壁得三光五嶽未分之氣務養其  
源讀八索九丘有用之書莫窮所享夙著六君子之望坐  
追三諫臣之風黑白旣分丹青自炳聖朝本無缺事可少  
緩於歲規人主蔑有戲言正欲明於記注進躋左城密侍  
前旒移疇昔皂囊剴切之誠示此日青史簡嚴之筆夾玉  
皇之香案共欽稽古之榮築宰相之沙堤佇究濟時之業  
某久依霄蔭從耳揖氷銜白髮相欺南國自嗟於留滯青雲  
可附河東有待於吹噓

賀聶左史

李梅亭

中宸渙號左侍升賢夾立螭頭均為清切進攜龍角愈近  
凝嚴彰清朝選用之公示君子登庸之漸某官材全而業  
錮李廣而聞多秀出班行固已芒寒而色正凜然氣節不  
為義疚而利回五年省闈之彌綸萬里戶庭之清晏賴舍  
人之解事為天子而記言績用孔殷序遷惟允楚左史之  
能讀八索蓋儲倚相之材唐中禁之用第一流亦為議政  
之地佳傳相期於千載脩名剩跨於數公某遠落魚鳧阻  
陪燕雀甚愧丈人厚頃嘗聞所聞而來屢為丞相言是言  
得不得之命灑灑旣令其瞻破岷峨亦使之眼高望五雲  
多處之星早登魁輔倩万里橋邊之水聊送客心



賀聶左史

楊誠齋

南衙渙號東史升賢雖君奉必書均號司存之切而王直諸左益知位置之親正人登崇善類鼓舞其官肩材有用蓄李不賞健步豐扛連六鼈於海上清標秀質下獨李於雲間五年密贊於宰司庶績自凝於道揆螭頭坳處久稱解事之舍人龍尾道中遂進讀書之倚相柱下之光有人甌中之姓可成某最辱挈提尤深距躍歸心羽翼已久懷石澗之泉餘論齒牙更幸及王閔之老

賀黃左史

王暉軒

擢自諫坡升于史掖嬰龍鱗而論事方仰高風立螭首以記言要煩直筆官由人重國以儒榮某官李洞本根文刊枝兼心齋穩坐澹無辱以無榮道間獨躋劔有張而有弛早逢聖聞幾冠賢科人皆健其不凡公獨以為細事然古人之得時遇主亦准其節義之素高賢者之憂國愛君夫

豈以聲名為悅試觀十七年之宦業不出五千卷之本心早上青蒲已光白簡然與其叩墀折檻以雪一時之憤又不若操觚秉牘以留萬古之芳爰渙德音俾顯書法地漸近則國之關係甚重官更高則人之後望必深亟恢廣濟之圖上副東求之意某念年一第連月冷曹恍惚征蒐不到鱣堂之精邃支離病骨徒諳螢案之淒涼所欣知己之顯庸或可對人而誦說上聖主賢臣之頌已知相得之歡占小徃大來之文亦有彙征之望

賀徐左史

陳箕喙

烏府疇庸螭坳正位南司五院方嚴執法於殿中東極一星復擅典書於柱下俯仰盡吾皇之睞後先皆儒者之榮越在觀瞻孰非抃舞某官声傾左淵文起東甌心正意誠之功夙講明於韋布任重道遠之器獨簡記於冕旒頃由別院之声名徑主一臺之風憲蓋孝廟掄材之意至此



復明而熙朝更化之規於斯為盛道洽政治言聽諫行坐  
令衆正之伸眉具俾羣姦之褫魄念排擊之效有如此者  
則經綸之望人其舍諸云胡出綸暫使載筆求惟四海理  
亂之本實係九重言動之間若弩有牙如車斯輻雖堯舜  
居上無明爭顯諫之勞然伏狐在前有陰鷲潛規之助鋪  
陳火大繪畫升平要令熒煌垂汗簡之華然後卓犖紀面  
槐之業某丹丘下士泮水陳人永言今時抗走之身曾是  
往日奔趨之數始容附鳳何殊孔氏之鑄顏終媿卧龍有  
負徐公之本葛窮通有分出沒何言但因君子之得輿切  
想古人之推轂一拜一起雖阻陪門闈賓客之遊三沐三  
熏猶及效道路歌謠之獻

賀林殿院除左史

洪平齋

共審臺端疇績左城躋榮紅雲之近玉皇獨聳螭頭之望  
黃道之開閭闔仍催豹尾之班帝寵便蕃儒流歆艷共惟

某官韶鳴鳳躍春發鯨墜西湖處士之風姿負出塵埃之  
外東坡先生之李問妙傳翰墨之間瓊裾不俟於疾趨玉  
斧自全於巧斲政絃初改釐席遽前峩峩黑豸之威稜凜  
凜皂鷗之風采彼謂之窮竒擣杓既掃殄而不留此有若  
闕天散生故登庸之未文峻躋記注妙總版曹扈甘泉之  
蹕則入內以告猶對紫宸之仗則直前而奏事雖欽鋒而  
抨擊尤抗節於論思無往而不得其言有懷而悉見於用  
一星之曰柱史姑紬石室之藏六符之驗泰階即上沙堤  
之路某技殫園府志繫伊墻甫聞振武於持荷已信垂光  
於汗竹草河東之賦方傾心吹送之恩襲春秋之經更拭  
目謹嚴之筆

賀留右史

洪平齋

共審席前渙渥柱下升班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磚之日  
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一朶之雲國典增華儒紳動色共惟



某官氣涵江漢名壓華崧自八索九丘以來書皆有用視  
五誥三盤而上文可同風况於運堂上之奇兵莫不出習  
中之武庫陟教魚坡而視草遊鶴禁以談經以天下非常之  
才當朝廷甚重之選酌之不竭沛然有餘甫看五鳳之齊  
飛又見双螭之屹立濡珥彤之筆而書九重之言動續汗  
青之簡以垂四方之輝光但知人與地以俱清譙識天生  
賢而間出舍人收封事開函爰近於御筵明公獨妙年扈  
聖即登於黃閣某涓心非政決皆冰御烏鵲南飛自喜  
巢之有記馬牛下走何當捧硯以相從

賀李右史

方秋崖

渙發龍綸晉登螭陛堯言布於天下宜載典謨遷史藏之  
名山無慙筆削茲實帝王之盛豈惟儒李之榮某官如樂  
九韶如鼎萬斛韜涵雅訓蓋平生無未見之書刊落塵言  
有古人所不到之妙嘗讀梅亭之藁喧傳薇省之詩所謂

洗萬馬而空之直欲障百川而東耳乃夾侍玉皇之香案  
俾共紬金匱之秘文陳洪範九疇密贊吾皇之聖作春秋  
一執襲為有宋之經偉哉真儒成此信史某瞻斗以此  
與江俱東雖莫陪駕驚班肅上賓榮之賀儻得與牛馬走  
願窺帝典之暉

賀真右史

陳質忠

楓宸渙號柱史升華峻直吐靡矯矯麻頭之健筆搗毫右  
陛英英簡上之清風豐組孔嘉垂紳丕聳切以唐虞雖遠  
都俞且載於典謨班馬不生筆削允資於記注折旋螭首  
咫尺龍顏必有襲六為七之功足載登三咸五之治某官  
名喧宇宙氣壓岱嵩玉質金相允矣文章之正印水懸雪  
跨凜然節義之大閑以布韋寡二之姿擅科目疊雙之選  
闊步身軌橫飛雋躔不俛首以隨時每抗顏而白事賈生  
通達氣少和平仲舒淵源言多迂闊惟我公之謦言款中有



國之膏育以此猷為移而筆削必能發揮神聖有公是公  
非之權判白奸回無尔賢尔佞之惑直声九鼎正氣千尋  
上而國家宗社之榮下而海寓生靈之慶其懷人萬里在  
天一方僭評當今文物之豪實為近世班行之冠雖云持  
橐豈能酬逐日之威名必也秉鈞庶及見摩雲之功業

賀魏右史

危異齋

恩渙席前班高柱下秘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用名流  
實聯法從除音誕有歡頌沸騰某官斗天樞西川石筍  
等五誥三盤而上文可同規自八索九丘以來書皆有用  
不隨時而俱靡自與道以偕行幾年嗟蜀道之還一旦竟  
長安之近龍墀入覲蔚為華國之儒雞舌含香快吐濟時  
之畧惟斯文之未墜知上眷之益隆禮樂司存冠九卿之  
妙選蓬萊身到總三館之清流才與地以雙清命自天而  
三錫屈司記注以闡才猷振乃家声厥有故實論事闔切

遙追唐相之遺風致主厲精佇見漢臣之治行某自漸末  
季無補明時每聞閔議之軒昂但覓儒衷之警策適觀峻  
擢益倍歡棕玉立雙螭已喜端人之得路符分半虎更祈  
厚德之包荒

賀張右史

林克齋

出綉中宸記言左陞久專譔錄映太乙之青藜晉直遂嚴  
侍玉皇之香案班儀益峻邦典增華切惟簡冊之所傳實  
兆起居之有注設官之始昔分掌於動言纂事則同間常  
歸之著作載筆今聯於侍從門津多出於承明某官李際  
天人文追盤詰金門射策收漢殿之甲科石室紬書徧唐  
家之四部有若熙明之盛典尤多翰墨之雋功果擢侍於  
丹墀益績功於青簡立螭頭號二史是推天子之近臣起  
柱下位三公自有君家之故事某遠聆吉語倍切惟情人  
於同年亦有情夙荷眷知之舊士別三日當刮眼更祈眄



昧之新

賀留右史兼侍講直院修史

陳寶忠

席前渙渥柱下升班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埒之日紫宸  
之夾香案更依一朶之雲國典增華儒紳交慶某官氣涵  
江漢名壓華崧自九丘八索以來書皆有用筆五誥三盤  
而上文可同風况於運堂上之奇兵莫不出宵中之武庫  
陟鰲坡而視草游鶴禁以談經以天下非常之才當朝廷  
甚盛之選酌之不竭恢乎有餘既看五鳳之齊飛又趣兩  
螭之屹立濡珥彤之筆而書九重之言動讀汗青之編而  
垂萬世之輝光但知人與地以俱清誰識天生賢之不偶  
舍人有封事清班最近於御筵明公獨妙年盛奉繼登於  
黃閣某天心斗壘決皆冰銜烏鵲南飛自喜卜巢之有託  
馬牛下走何當執硯以相從

賀曾右史兼修史

楊炎野

天錫寵榮地分清切班聯兩雀清光密侍於螭坳才擅三  
長麗藻仍修於麟史正人進用斯道有光某官筆補乾坤名  
揭日月指世陳政真賈誼陸贄之復生射策決科於仲舒  
孫弘乎何有自遊蘭臺芸閣之地即紬金匱石室之書忽  
請一麾而遽行不與群飛而競逐旋陟郎闈之清顯復司  
省闈之弥綸騫翔已逼於雲霄獻納茲承於雨露事直前  
而無隱備殫忠赤之懷經垂後而不窮兼任汗清之責職  
因人重眷示上優觀極東一星之明既符斯選則魁下三  
台之象可必其占某乘傳滯留聽郵鼓舞緬想紆紫拖朱  
之盛莫厠賀賓空陳抽黃對白之辭恭陳慶牘有懷忻頌  
莫既敷陳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四

續集

王彥儒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五

續集

臺諫類

賀大諫

真西山

帝眷上坡詔昇左省侍講華光殿裨聖孝之緝熙拜疏延  
 英門釐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切以國有直臣  
 淮南之謀自寢朝無姦黨河社之盜易平蓋邊虞雖警不  
 足憂而骨體乏人為可懼載仰 仁皇之世方興西夏之  
 師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論事之  
 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脩所以根本強而四夷服維今盛  
 本與昔匹休共惟某官道出羲皇孝根洙泗筆補造化豈  
 東京才子之可倫策陳天人為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絃比  
 直玉鑑侔清冊府累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暮歲獨高蹇  
 諤之風志存家門而不近名誠竭朝廷而無遺慮屬方多



事尤賴告猷拾禁闥之遺已無慚於長孺補衮職之闕顧  
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觀瞻增重方將紆長策以康國步  
矢良暮言而沃帝心扶公道之脉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弗  
墜翕然衆望屬在我公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撤四郊之  
警其方疲遠役側聽除音有諍臣七人端為明時而喜呼  
太平萬歲倚新盛事之觀

賀黃大諫

真西山

簡自中宸擢居正諫接龍造鷺已高御史之班繫鳳騎麟  
更聳爭臣之望公朝鼎重佞俗冰消共惟某官德器端凝  
李力閔遠能定能應而涵養熟不矯不激而剛正存呂大  
防擢副端由上所奉范祖禹居講席為論甚明輔導既多  
褒遷豈後明陟冠七人之首勸講沃九重之心反覆尽言  
田錫為朕汲黯匪伊爰立傳說乃予阿衡某聳聽除音幾  
欲舞手云云

賀大諫李寶李

楊誠齋

丕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諍臣之烈今陞  
華奎閣亟聯真李士之班帝思孤節之無朋人羨精忠之  
有報切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才邪正之不同君子  
志在憂時豈憚尽言之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以  
徼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諛者未必獲  
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若昔  
可攷于今益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顯於國柄  
罔知勝筭運籌策於幄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顛衆  
口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祗緣富貴之念深皇  
卹生靈之禍慘推公遠慮為上柱陳雖懷魏證之忠戒征  
遼水竟坐汲生之戆紕守淮陽越旣漏師浸成誤國恢謀  
馬邑莫逃首事之誅鯨殪羽山旋正朋姦之典凡曩出矢  
言之爭皆今蒙徽數之加睠一伎而一忠果孰得而孰失



載睹恩綸之布咸新公道之亨共推某官秉姿松篁為世  
著蔡立朝二紀幾嘗閱於嶮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濕  
衆方駒促公獨鳳鳴惟知效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  
後日迨此忠謀之既驗凜乎節槩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  
知觀某竦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  
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于今

賀鄭大諫

陳寶勳

疇庸橫榻正位上坡白簡含霜稔著埋輪之望青蒲映日  
峻躋入閣之班播告揚庭歌謠盈路切以國家之事惟宰  
相可行諫官可言紀綱之司乃君子所恃小人所畏世道  
雲翳人情日偷靡聞諤諤之昌競取容容之福以依阿泐  
忍為圓熟以慷慨澆發為迂狂不名稱之謂何乃忍波流而  
至是誰一奉手惟三折肱某官李洞索丘量涵海嶽移治  
外之功以治內粲然經國之猷推正心之學以正君卓爾

尊朝之望橫飛直上特立獨行崢嶸正院之声名密勿九  
重之意睠惟激濁揚清之際與獻可替否之間有重有輕  
孰先孰後爰輟才於排擊俾一意於論思深惟古人謇諤  
之風不若後世煩苛之甚韓愈之譏陽子首陳時政之瘠  
肥盧仝之歌孟公獨問民生之蘇息蓋事以大原為急而  
言以切中為奇詎尚支離以滋皇惑雖大雅自有成畫在  
宵人姑以效愚某觀古多賢疑今罕遇何意讀開元之報  
恍如歌慶曆之詩喜在曾中溢于言外見明日達聰之日  
已知天地之重開想犯顏逆耳之風采蒼雲雷之加壯嗣  
聞褒制別貢慶綫

賀謝司諫

劉後村

龍墀渙號騎省升賢司諫七品官未足為范君之賀法筵  
第一義皆聳聽榮陽之言當宁虛襟在廷奉笏切以君子  
之論常見微而知著天下之理有必至而固然與其蕩沃



於已焦爛之餘孰若交夷於未滋蔓之始既寢了翁之諫  
疏孰敢嬰老蔡之鋒使行獻可之彈文世豈受金陵之禍  
瞻言前哲復見令公共惟某官稟岷峨之精英傳閩洛之  
本統頃居言責尤著直声屬時督閩外之臣切慕下石頭  
之幸向微安石皆倒持手板之人賴有陽城倡裂壤白麻  
之語雖忤觸貴權之怒矣然保全名節而去之及此更張  
播然號召於惟列聖每親除耳目之官厥然柄臣始私用  
腹心之客雲漢之章朝擢風霜之語夕傳昔未嘗望車拜  
金谷之塵今果能雲布破銅山之賊然而質肅論燈籠錦  
或譏後遂無聞道鄉諫瑤華宮有云事不止此寧一發之  
為快當百鍊而愈剛公卿幸得遭時其可孤於明主諫官  
如此言事寧不賀於太平遂自大坡進持魁枋某素無實  
用浪得虛声陶寫性情時宰疑交蔡之謗將明倫紀臺端  
有粟市之彈粵從尹氏之秉均莫曉累臣之得臯不圖衰

朽復備使令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與念寒士失職之久尚  
能奮發賡徂徠聖德之詩無復狂愚作韓子諫臣之論

賀董司諫

李梅亭

進司補闕仍侍適英責重寄降益可告嘉猷于后謀從言  
聽轉當下膏澤於民朝野喧然宗社幸甚共推某官所養  
剛大而道中庸人方此重而彼經公獨以退而為進廷臣  
無出右者天子居然器之拔自州麾徧義朝著亟拜拾遺  
之命仍陪勸誦之聯緝日月之光良多啓沃犯雷霆之怒  
大有激揚不賣直以取名推格王而正事簡在中宸遂升  
左垣考司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  
正屬司存今目前無必至之憂而天下有未形之患戎心  
外狡民力中乾天文變恠而難諶人才卑少而不競民保  
於信而信屢爽位守以仁而仁不流吏壻且貪兵虛仍脆  
無非事者請先大者之圖彼何人斯尤願辨之之早自古



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莫若杜群枉之路開衆正之門  
國人曰賢左右皆曰賢無使滯淹之久君心以正遠近一  
以正切防浸潤之行閭內闈外不容二心官中府中當為  
一躰舍豺問狸則民不服如鷹逐雀則君自尊察嫠婦之  
私憂回倉公於驚走庶淮南知憚於汲黯而昌黎無感於  
陽城名節皎然芬芳多矣富貴乃吾所有何足計哉忠良  
得路之難切宜念此某當獻嘉頌願進苦辭盖有感乎日  
之知不敢作細人之愛諸公不喜生語柔則如之善人能  
受盡言遐不謂矣尚欲作石守道紀德之頌幸勿還李師  
中落韻之詩

賀湯司諫

劉後村

孚號于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有  
爭臣尤急聞於骨鯁識者相慶翕然同辭共推 國朝參  
考唐制莫要於御史府莫清於供奉官誦岑參杜甫之詩

日趨東省拜陽城仲舒之疏時守延英向非一伐之名流  
曷副九重之妙選共惟某官淵乎以道浩然至剛栖遲樂  
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幸明主可為惠言  
衆亦望風意山人不樂名利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奮筆以  
誅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玷塞門謂盜豈容切大弓寶  
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  
宮敬憚於質庸貴璫欲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  
折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衮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逸  
之拂衣胡可得已行陟大坡之峻徑躋兩地之尊某側聽  
出綸不知折屐幸有要津為吾輩之盟主敢以晚節累平  
生之故人獻徂徠聖德之詩尚能勉強作韓子諫臣之論  
無復激昂

賀鄭正言除司諫

格齋

就陟諫垣頓增國重皂囊奏疏尚參兩省之聯黃紙除書



遂正七階之品人後仁言之博士知元氣之還贊書一傳  
輿言具穆某官脩名蓋代厚德鎮浮黃鍾大鏞殆非近世  
之人物光風霽月綽有前輩之風流孤忠上簡於龍光清  
貫亟躋於鷺序冠豸角陰見現而已消手批龍鱗木從  
繩而自直屬時睿哲渴想忠規乃眷廷紳孰任盡言之責  
肆揚詔綽延登已試之英即疇底績之庸行正告廷之命  
某猥分間寄遙聽除音聞鳴鳳於朝陽豈為私賀寄雙魚  
於尺素宜激抃棕

賀鄭正言

洪平齋

共審錫命龍墀升華騎省風生白筆已振朝綱於更化之  
餘日抗皂囊更納君德於無過之地扶持衆正羽翼太平  
共推某官清廟朱絃紫壇蒼璧昌黎之薰醲涵浸大放厥  
辭敬輿之懇切剴深不負所李奇政事於破竹自解之勢  
綴功名於取果既熟之時方觀春雉之馴即快秋鴻之漸

捷登要路力挽頽波推下君子小人之分以為天下後世  
之鑒然而抨彈於出言如綽之後孰若弥縫於納君自牖  
之初爰收冠豸之威徑上批鱗之奏能使心正而筆自正  
是謂言行而道亦行疏列屏風復見鄭公之論諫功成衣  
職即看山甫之登庸某委命窮坑歸心渠厦晉適逢於晝  
接泰還喜於陽來禋帝右之謀猷方幸新除於永叔言民  
生之利害敢祈勿遜於希文

賀葛正言

誠齋

孚號大廷拾遺諫省古者所以責難於丕后非舜不陳今  
代豈無敢言之正人如尊乃勇聞者興起躍如驩欣共推  
某官議論通乎古今名實孚于上下以星翻漢回之光采  
作新斯文以山高水深之風流照映當世諷儒先於三館  
俾廷爭於四聰方 聖天子從諫如流之秋曷嘗罪夫言  
者惟諫大夫憂國若渴之志可曰無其時哉扶皇極於將



微護善類於既弱倘无氣無不實之處則外敵亦何強之  
云即冠上坡用擇寰海某少而自好晚乃早衰誦鴟經雞  
檄之言十年于此想龍章鳳姿之偉觀何從

賀董秘丞除正言

格齋

光奉制綸擢居諫省道山委竹帛已盡紉四庫之書閭闔  
呈琅玕乃進立七臣之列帝虚心而垂聽人側耳以聳聞  
渙號一傳師虞具穆某官高文作古奧李造微著玉杯繁  
露之書淵源遠甚緇金匱石室之作言處翕然肆疇冊府  
之英無出儒宗之右鵬搏羊角雖莫量邁往之程鳳鳴朝  
陽要先展格心之業諒悉據於賢韞以入告於辰猷坐令  
州縣之民如在祖宗之世君子有所持小人有所忌尉爲  
百辟之儀諫官可盡言宰相可盡行即兼二者之美揚庭  
之寵指日以須某雅辱舊游喜聞佳語賀履欲同於燕雀  
莫造下風寄書遠託於鱗鴻未殫抃悃

賀蔣諫議

秋崖

簡自中宸擢居正諫粵躋橫榻得李勉而朝廷始尊斗上  
大坡用仲淹而士夫相賀蓋以久持天下之正其必能格  
君心之非永惟治亂之端在小人與君子此其消長之道  
非宰相則諫官肆吾祖宗立國以來盡洗秦漢諱言之習  
聽納之盛載籍所無是知累朝熙洽之休正賴諸老箴規  
之力茲實主上用公之至意豈但先生執政之緊頭恭  
惟某官質堅百鍊而愈精節貫四時而不改仕者皆嚴憚  
黯已消落膽之姦帝曰無以易堯當有沃心之論切窺聖  
德時憲天聰雖艱難有甚於絲枲而恭儉本無於袞闕惟  
是外則桀鷲不臣之虜久矣鴟張內則嚚謹不靖之兵敢  
於狙詐事孰大於此者時其條而上之非仁義不陳於前  
可使主憂而臣辱有謀猷入告于后所願乾清而坤夷某  
越在邊城莫瞻朝著称慶者曰四諫尚能賡徂徠之詩今



陽城號為一賢何待作昌黎之論敢無動色傾聽嘉言

賀侍御

平齋

榻前承渥枉裏升班物情大旱之餘適蘇霖雨天象太微  
之次首應法星九重侈知人之明四海享任賢之福切以  
兩微具清明廣大之躰萬物鍾扶輿磅礴之靈得其中和  
者為景星為鳳皇全其剛正者為屈軼為獬豸况千古之  
間氣生一朝之偉人如伯夷聖之清如孟軻勇於義用能  
任天子耳目之寄于以壽 皇家氣脉之傳共惟某官  
步趨聖賢冠冕道德旁蹊捷徑不求少室之山絕岸孤峯  
坐閱瞿唐之浪顧環轍之久矣終覽輝而下之簪筆烏臺  
伏蒲騎省上不為危言而駭聽下不為矯節以沽名惟致  
辨於君子小人之間而防微於宦官女子之際外邪不入  
元氣自充以培社稷無疆之休以兆國家中興之象深帝  
邃嚴之眷進顯雄劇之權堂二不撓為儒宗謀敵惟舊行

行且止避御史風采又新然而一論列闕吾道之盛衰一  
建明繫斯民之休戚時雖無關事或可信士夫懷寡廉鮮  
恥之風將帥乏移事赴功之志戰守之規模靡定賞罰之  
綱紀未張斜風尚費於調亭橫斂更多於朘削惟正人用  
則國勢重於黃鐘九鼎惟公道行則人心安於泰山四維  
此皆前日之已言抑亦於今之最急願伸衽議迄濟不平  
當令文靖之警言居復聞於世毋使清獻之論事專美於前  
狂斐一鳴墮越萬坐

賀柴侍御

龍漢

妙簡宸衷寵司邦憲獨坐之長御史又虛不除橫榻之亞  
中司此選甚茂朝有正事人無異言共惟某官德齒朝之達  
尊忠亮國之司直分南臺之糾察威望日隆贊東閣之辨  
章彌綸歲久金百鍊而不渝其操玉三獻而所售者真磅  
礪名途盡閱炎涼之變安恬世味不希富貴之榮惟精忠



素簡於上心故除目雅孚於群議以詳練之老而糾彈於萬務以清明之德而表率於百寮群陰見覲而消百度從繩則正猛獸之衛黎藿有以知朝廷之尊和羹之作益梅殆將幹鈞衡之造某濫紆兩組來長五溪忽聞播告之修私喜仁賢之用群情無壅幸非陽朔諱言之朝盛事可歌當繼慶曆得賢之頌

賀黃侍御

誠齋

皇咨上坡位專橫榻屬者進格君之論九重亦為之回天移而為糾官邪之司群枉自然而見覲此非平日之素焉得崇朝之孚共惟某官以海內寡二之辭章收天下第一之科目彼於權門炙手可熱之日竭感而趨及聞高賢掉臂不顧之風其穎有泚逮公道之既白知寸心之獨丹廷爭未幾臺端益峻士有攸挾恨無所施靜而觀流涕太息之書孰不以古人而自詭起而當君子小人之會其無負者幾希今 聖主既求惟木之繩在執事必為作金之礪即疇孤立之操遂登獨座之崇某自分摧墮何辭漂泊瞻烏柏府晚乃依茂蔭之餘振鷺柳溝夢不到未行之舊

賀鄭侍御

劉後村

渙號廣廷晉班橫榻古所謂法家拂士莫如爭臣今不置大夫中丞遂長御史贊書初下輿論交歸夷攷昔賢有居是職峩冠叱李義府仗下皆驚草奏劾陸博侯廷中咸肅久矣二公之不作去之千載而若存共惟某官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之勇不繇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屬者國有世卿朝多私黨士登光範但知章蔡之恩公立上坡首抗鄒陳之疏曰厚俗以教慈孝曰命相以杜覬覦然後君臣之分嚴然後父子之倫叙然後九鼎之勢重然後太阿之柄還餐鮑魚於臬府之餘在諸人易縛猛虎於咆哮之際為執事難茲拜雜端以旌忠直必有以消弭異



時反覆之患必有以堅疑前日挽回之功既三院之徧更  
風稜尤峻由中司而大用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輿運  
某屬叨乘傳聳聽置郵在古靈臺中幸早陪於末至拜延  
英門外獨阻賀於太平

賀林侍御

方秋崖

出綸西掖執憲南床天子明明用臯陶而不仁者遠矣王  
臣蹇蹇如行父見無礼者誅之茲得一賢重增九鼎共惟  
某官二典三謨之李問五音六律之辭章觀經世之宏規  
雖伊管未能遠過讀責難之確論非仁義不敢前陳適當  
不諱之朝夕立得言之地接武夔龍造羽鷓鷩綴赤墀供  
奉之班當道豺狼安問狐狸凜白筆抨彈之志使顏跖忠  
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柰何矧今士習之媮未明國是  
之定倖門如鼠穴而不可塞弊事如蝟毛而不可為外之  
則黠虜之鴟張內之則驕兵之狙詐勿用小人必亂邦也

誰當共濟於艱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時則渴聞於忠讜  
願言密勿悉意敷云庶幾回事變於危急之秋或可觀德  
化於須臾之頃某述居邊瑣欣誦宸綸有爭者七人端底  
臯謨之積奉明主於三代願聞說命之篇取不濡毫以需  
染牘

賀彭侍御方

方壺山

共審䟽綸北闕司憲南床王無親臣久倚孤忠之助汝長  
御史曾由獨斷之明朝廷肅然夷夏幸甚共惟某官英英  
器度凜凜風猷正季正言蔚有前輩流之樣古心古貌肯  
為今世俗之粧徧儀清切之班自結睿明之眷果登緊地  
仍侍邃帷聖上嚴之如賓師海內恃以為王博側聞論奏  
皆大建明判正邪之狀於陛前截然界限策和戰之情於  
塞外瞭若察著嘻陣脚之屢搖嘖局面之幾換有若烏府  
抨彈之任最係觀瞻非得鯁直魁壘之臣誰能鎮壓權益



尊而望益聳位益峻而言益高身名之重若山宗社之安  
如鼎佇由橫榻即對額朝某濫此觀風恍然披霧既與善  
夫而相慶又欣小己之有依木牛流馬之庸果哉難以法  
龍筵象之義行且觀焉抃陷深深染濡靡竟

賀徐殿院

朱湛盧

親筆九天峻班三院日就于季素密啓於堯心時然後言  
肆增明於舜日朝有諤士人無異辭欽惟某官有得於聖  
人之書博通乎當世之務權門烈火不隨炙手之羣廣廈  
細旃實贊勵精之治雖守經而据古亦指事以陳情比及  
三年曾改絃之未久獨觀萬化仍膠柱之難調朝行夕移  
甲可乙否張旃遣餌囊赤白以加多履畝賦緡弊重輕而  
莫揀僉議新政更思舊人昔增擊而去之常預憂於鵬入  
今何來而集此尚與進於蠅營茲臺諫之一更意紀綱之  
漸變出任斯責可謂當仁調亭之初范相詎知有是理乱

之決蜀公豈欺我哉側聞課月之章深戒履霜之漸惟強  
有力克成厥終勉思元祐之難可令再誤允保端平之美  
相與俱榮某維梓真情拔茅溢喜正言曲李敢請擇於攸  
宜多病不才尚小煩於并紫

賀徐殿院

洪平齋

共審顯膺宸綍榮副臺端宣正殿之衣冠夙重抨彈之寄  
觀象門之步武益尊糾察之權朝廷以清天下之慶共惟  
某官南州碩望東魯具儒一倡音遺豁如黃鍾大呂之奏  
万仞壁立聳然孤峰絕岸之風國人同辭而曰賢天子一  
見而恨晚方振纓於列邸即珥筆於要津護君子如護元  
氣而不使動搖去小人若去惡草而惟恐滋蔓開泰長否  
消之運收乾清坤夷之功然議論必欲萬世之可書而紀  
網不容一日之或弛既堂堂我身於烏府爰進進蓬鷲於  
赤墀露効滋多霜威增凜鐵面御史之氣象今復見於魚



頭參政之勲名斯在下矣某寄身憲節拭目恩綸鷓鴣之  
在秋天喜有順風之便燕雀之賀厦屋知無凌雨之虞

賀謝殿院

劉後村

出綉楓宸提綱栢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爭之臣故事  
臺无長官尤重雜端之任贊書初下輿望翕歸自昔明目  
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永叔實開天聖慶  
曆之太平无元城了翁誰為元祐建中之命脉偉矣執事  
今日之拜凜然群公先正之風共惟某官養孟氏之至剛  
聞曾子之太勇頃我豸角親捋虎鬚奉扇障元規之塵安  
能免我裂麻沮延齡之相不亦壯哉自拂袖觚稜之邊徑  
誅茅廬峰之下屬者負宸収倒持之柄臨朝思曲突之言  
趣歸迹英俄擢補闕論蔡新州於題車蓋亭之後孰不力  
攻彈王金陵於入政事堂之初尤其先見丹心不改素論  
愈堅貴璫咸憚於淳夫掖庭知有於質肅皆謂霜稜之勁

宜居風憲之雄觀三院之壁題姓名可考由中司而揀任  
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皇極某屬叨乘傳聳聽置郵在  
古靈臺中何幸獲陪於下客賀延英門外自嗟不及於武

賀鄭察院

洪平齋

共審丹禁疏恩烏臺振武陰邪盡屏天日為之開明風采  
一新山嶽至於搖動聖朝以重善類焉依共惟某官玉尺  
端方金莖澄爽李窮根柢早傳書帶草之勞詞吐英華屢  
應筆頭花之夢曷鳴絃而奏最即飛舄以摩空人皆為闕  
然競進之圖已則有澹若無營之志靜待功名之自至坐  
膺寵數以尤殊拔諸復逆之班置在斜繩之地久無此奉  
今見其人消朋黨於未萌奚難去河北之賊補缺遺於無  
跡斯足寢淮南之謀蓋當正人當路之時自有猛虎在山  
之勢姑獨持於白簡即對引於朱衣某聳聽除音亦興懦  
志觸邪一角問寧及於狐狸捷過萬間賀尤深於燕雀



賀劉察院

劉後村

渙號楓宸升賢柏府昔飢烏久噤虛我獬豸之冠今鳴鳳  
一聞盡革蜩蟬之響福流宗祏喜動措紳切以人臣不可  
受恩於私門君子必蚤有譽於天下未叔責高司諫猶在  
館中了翁忤章雷州方為博士寧遠作夷陵之役不肯登  
紹聖之舟故一朝擢拜於爭臣而萬代仰瞻其名節不圖  
今日復見若人共推某官充直剛大之浩然兼知仁勇之  
三者須陪英俊進列師儒委質為臣疇昔非冰山之容拂  
衣去國始終為全璧之人處之外服而甚安餌以美官而  
不顧自執事為冥鴻之卒而諸賢効仗焉之瘖聖斷赫然  
既親攬太阿之柄公言驗矣悔不行曲突之謀遂除緊官  
俾究前論衆競遭時而建策獨思拔本以塞源况龍象之  
共觀何狐狸之足問去惡如去草勢惟恐其蔓延擒賊先  
擒王力有如於摧陷翕然伏第一義之奇偉繼此有數百  
篇之開陳舊史謂諫如丹青是必本原於仁義前輩云事  
皆塵土特留久遠之功名不惟霜簡之疑行見辰猷之告  
某羈孤一介閑廢半生方寶紹間奇禍胚胎於詩案在端  
嘉際深文倚掖其奏篇及一相之顛朝又五年而在野不  
圖衰暮復忝驅馳良由端人得若之初與念寒峻失職之  
久忝子駿福星之選愧無補於明時賡徂徠聖德之詩或  
可陳於薄枝

賀江察院

後村

出綸中禁執簡內臺昔虎豹守九閔无怪盈庭之嘿今鳳  
凰翔千仞聳聞瑞世之鳴堂陛益尊措紳相慶共惟國  
家傳十四聖親擢臺諫多第一流慶曆之去夏公首登歐  
蔡建中之變子厚亦用鄒陳當時誦其言語為著龜後世  
仰其名節如山岳繼先賢而挺出舍執事其誰歸共惟某  
官擅九牧之名為諸儒之倡出新義於條辭十翼之外研



極哉深追古文於先秦二漢之間及夷陳腐頃在端嘉之際早陪賢雋之游使其雅意於本朝久矣先居於此座幾年留落不肯登紹聖之舟同志凋零獨屹立南都之壁屬者朝更大化上記孤忠甫對龍顏徑我豸角謂金陵雖去柰其徒之護法定繁况老蔡尚存恐所仆之黨碑復立觀奏篇子奪抑揚之際繫世道理乱安危之分必不容八元四凶之同朝必不與六卿三家而共國必真有昔人存趙之策必深思前輩祚宋之言奉白簡以聞即提綱於三院宣黃麻而拜行絕席於百僚焜燿一時芬芳千載某曩接夔龍之武頗蒙管鮑之知契闊十暮顛連百謫豈料窮塗之不死獲觀賢路之復亨訪疑之於康廬山中悵莫從於名勝賀陽城於延英門下曾不若於武人第如水蹟之危幸托霜稜之峻固知范老不嫌守道之狂言孰謂鄒公猶待承君之閑說

賀盛察院

西山

誕敷之檢分糾柏臺言路置六察官實司公道之脉聖朝用一正士可立太平之基漢詔風馳周行霜凜伏惟某官英姿挺特素節高嚴卓尔不群行庶幾乎大雅睥然見面望而知為吉人自登百辟之聯浸結九宸之媿容臺禮樂甫參議論之官憲府紀綱亟任抨彈之寄方將龜鏡國家之治乱涇渭天下之是非為正論之指南斥儉朋於有北坐令海內如慶曆嘉祐之隆平肯使吳中獨敬輿希文之專美某曩陪駿武夙仰賢猷切聽鳳鳴深為清時而喜敢同燕賀獨司大廈之成

賀金察院

誠齋

光被宸恩擢司風憲雷行鳳檢方進登天下之正人霜肅烏臺俾盡吐胷中之素蘊雖俯從於人望寔繼自於天衷郵傳歡動於四方國重頓增於九鼎某官高文作古雅望



鎮浮庖丁之刀十九年綽有餘地孔明之柏二千尺誰識  
苦心政所去而見思材无施而不可頃自流錢之府徃儀  
振鷺之群子衿青青士有文武兼資之畧王臣蹇蹇帝思  
風節不撓之英遂承渥於楓宸俾察廉於柏寺邦朋屏迹  
雪見現而自消善類寧居虎在山而不採願念雖資於彈  
劾亦難久屈於徊翔風來凜然今已杜群枉之門而開衆  
正之路鈞衡近正行當建万世之策而奉三代之隆某猥  
以諸生伏讀明詔身雖老矣恐無芝菌蒸出之祥心則欣  
然敵有雞犬俱仙之望

賀王寺丞除察院

梅亭

峻擢容臺進司糾院明天子屬精之日爭親親除真御史  
遴選其人迄符衆望風雲感會山岳動搖共推某官心幹  
九秋文誼万丈摘髭名第不應州縣之徒勞策足要津共  
擬公侯之必復堅車大艦每難於進光風霽月既久則明  
以汰歸

賀洪郎中除察院

梅亭

上欲求忠臣之尊念無易太常之肅嚴霜烈日如今鑄九  
鼎以察姦縫霧裁雲行即登玉堂而草制某又違楓陛聞  
進蓋臣行二且止而避驄莫培旅賀皇二者華之維駱願  
親擢郎潛進司臺察十年去國安泉石之高旨一札起家  
任朝廷之耳目公无欣戚邦有榮壞共推某官行守宮庭  
道探壺奧養以剛大獨扛百斛之龍文出其緒餘連中八  
科之麟角惟其守專而退勇是以任重而進難社下之肉  
既均尋拜護軍之曲逆治中之足未展願令乘障於陰平  
儀粉省以歸班封皂囊而論事回天有力方將批徑尺之  
鱗偃月生疑已不容立仗之馬曾論考功一出息之頃遂  
見拾遺九鑽火之明星既圻於中台席遂前於半夜甫登  
表著徑拜裏行獬豸觸邪難置豺狼而不問鷹隼始擊尤



關龍象之共觀聳聞破頭已定落膽刊九山滌九川陂九澤通地氣以上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發天光而下濟北真御史矣豈憂匈奴哉鑄金鼎以圖姦不難調鼎察玉衡而齊政然後保衡某一寒漕冰六暑戍雪將返閭閻而曝日喜聞臺閣之生風鵬鷁之在秋天倘或寬於西擊烏鵲之繞夜月願姑聽其南飛

代通丁察院

秋崖

伏以地接莆田之近雅識行秘書尺開栢府之嚴凜有真御史方時仗馬辱我臺烏偉哉朝陽之鳴破此晝冥之晦共惟某官蘊著蔡先見之明而發之勇挺松栢後凋之操而守之堅與自易東共惟斗北接武夔龍蓬羽鷁鷺有嘉坤六二之直方當道豺狼安問狐狸聿逢乾九五之剛健謂顏跖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柰何幸陰霾之劃開赫陽光於晦蝕試嘗讀宥府編摩之兩疏已條上皇家綱

紀之一端矧乘駒當不諱之朝而冠豸立敢言之地想驚傳為殿上虎群小人歛迹避之彼局促如轅下駒有識者寒心久矣地天之泰堂陞自乎然魏鄭公為良臣不願忠臣何煩彈擊抑魯仲連非國士廼天下士迨奉都俞某遭逢熙明傳誦蹇諤李錦製於琴瑟更張之後詎曰斗辟縣而不為如蜜絲於杼軸空荒之餘夫豈肅政臺之所許清議之畏亦立奚憂每自賦先生鐵作肝之詩其敢為此翁身是膽之事儻取縉紳之公論不廢綈袍之故情雖筆陋墨凡尚能作石俎徠聖德之頌使山搖岳動亦將著韓昌黎諫臣之書翹想風猷慄如霜凜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五

續集

王彥儒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五

續集

王彥儒



卷一